

農  
村  
奇  
事

李  
古  
北  
著

# 農村奇事

李古北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4 •

## 農 村 奇 事

---

|       |                                                       |
|-------|-------------------------------------------------------|
| 著 者   | 李 古 北                                                 |
| 出 版 者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br>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br>(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
| 印 刷 者 |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br>(上 海 香 港 路 一 一 七 號)                  |
| 總 經 售 | 新 華 書 店                                               |

---

書號(690)[I II 106]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92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3/16  
1954年9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0100 冊  
定價 4,900 元

##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幾個短篇：主要是描寫我國農村在目前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農民走向合作化道路的複雜過程。它們一方面批判了作為小農經濟的農民在過渡時期所表現出來的保守、自私以及小農經濟給他們意識上帶來的固有災害；另一方面也着重地描寫了農村中的先進力量。顯示出：農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唯一幸福的道路。

『未婚夫妻』是描寫抗日戰爭中，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在敵人佔領區英勇鬥爭的動人事蹟。通過這形象，人們可以看出不屈的性格和優秀的品質。

## 目次

|              |     |
|--------------|-----|
| 桂元的故事·····   | 一   |
| 未婚夫妻·····    | 四一  |
| 農村奇事·····    | 五九  |
| 不能這樣活下去····· | 一〇三 |
| 糧食·····      | 一四〇 |

## 桂元的故事

### 一

桂元是個青年。他的家住在山西太岳山的西邊，臨汾東南，離臨汾六十多里路。他家裏很窮，老家在山東。從前他爹在老家窮的不能過，領着他娘逃來山西。在路上生下了他。他從小懂事，孝順老人。從這個地方解放之後，有些人說他變壞了，背後罵他是不孝之子，不正經，自己給自己說媳婦。

那時候（一九四七年）山西的臨汾還沒有解放，他在村裏帶頭鬥爭地主，因為這個，把他爹嚇的得下肚痛病，不能吃飯，光知道睡。他娘一勸不下桂元，二勸不下他爹，在當中太為難。一天，給桂元舅舅捎了個口信，打算叫他舅舅來把桂元說一說。桂元舅舅老早也聽說她家事不和，原想來問問，把桂元教訓教訓，從中和睦和睦。後來一想，如今天下大亂，人心大變，還是少招惹點事好。因此嘆了一口氣，就把事攔在一邊。這會子，妹妹既捎話來叫去，不得不來走一趟。

桂元舅舅在路上買了幾股麻糖，提着來到他妹妹家。一進門，看見院裏冷冷清清，在院裏咳嗽了一聲，問道：『不在家？』却沒人答應。到屋裏一看，果真沒人。屋裏鬧的很使他吃驚：過去他來，屋裏雖沒什麼值錢東西，就是水缸鍋碗還放的像家人家。他妹妹是個愛乾淨的人，經常把一點東西弄的很有條理，放的很整齊，桌上炕上地下都收拾的很利落。這會子，鍋碗堆下一鍋台，也沒洗，蓋水缸的蓋子也錯在一邊，上邊土落多厚，破爛東西扔的滿地都是。一看這種攤場，就知道事情不好。掀開隔間簾子一看，看見桂元爹在炕上蓋着半截身子臉朝裏睡着。他沒有好意思叫，一個人出來，順牆蹲在屋門外吃煙，皺着眉頭，很不舒服。

一會，桂元娘從外邊回來了。一來是親姊熱弟，二來各人心裏都不痛快，看見娘家哥哥來了也沒招呼也沒問候，說了一句：『怎麼蹲在這裏？』桂元舅慢慢站起跟到屋裏。桂元娘說：『這時節你爲什麼不來？』桂元舅長長嘆了一口氣，坐在椅子上去了。

桂元娘到裏間推着桂元爹說：『起來吧，他舅舅來了，專意來的。』桂元爹醒來，慢慢說：『來——了——做——飯。』把頭一蒙又睡了。

桂元舅湊過去坐到炕沿上抽煙。

桂元娘有些氣，指着桂元爹說：『這就是俺的活祖宗呀！』桂元舅說：『不亂他，叫他

睡吧！』

桂元爹哪裏睡得着！從家裏出了事，他心裏就憋得不行，光想對人說說，可是說說也不抵事，因此就很少說話，只是把話窩在心裏發愁。桂元舅來，他想着他一定是有別的事，路過這裏，順便看看，頂多歇歇喝點水吃點東西也就走了，原不想起來招呼說話，可是從桂元娘話裏聽出正是專意叫來的，不得不坐起來應酬幾句。他慢慢坐起來說：『這時節心情不好，睡倒了。』桂元舅點頭說：『知道。』桂元爹摸過煙袋吃煙，說：『過去鋤把子是好夥計，這時節煙袋成了好夥計了！』桂元娘在一邊插嘴說：『一天抽啊抽啊，不抽就睡，不睡就抽，成天把個屋裏弄的就像失了火，說也不聽，多少不知道惜護自己。』桂元爹嘆道：『哥！你不知道，我過的沒意思了，還不勝把眼一瞋心裏乾淨哩。』桂元舅說：『話啦！誰家沒個三長兩短呀，把心放寬啥事都好辦。俗話說：「心寬不惹事，眼大不吃虧」，咱活了這麼多半輩連這理還想不開？』桂元爹說：『孩子孩子不聽說，大人大人不聽說，全家共滿三口人還鬧不到一塊。桂元過去還可，如今八路軍一來，一鬧鬥爭，先忙了他，好說歹說不抵事。人家鬥爭，關咱啥事？兵荒馬亂，殺來殺去，於咱何干？別人想躲都躲不離，他偏認準了一個理，跟着在這村工作的第一個姓王的，一出去就是一天，一開會就是一夜。白天白天不在家，黑夜黑夜不在家。看樣子，他比那個姓王的還心急啦。八路軍一來，掌櫃打發他下了工，找不下活幹，咱該在家

賣點菜呀幹點什麼，就說一個錢的活不幹，也該在家安安穩穩的。你知道，荒早年間，過不去，賣了他弟，如今，如今他不知道老人替他操多大心啊！你看，不是這村的農會主席叫特務暗殺了，就是那村的民兵叫暗殺了。他就不管不顧，只知道瞎鬧，要說他一說，這裏一張嘴，那裏他娘就趕緊擋住說：「世勢到了這一步，你難爲孩子幹什麼？把孩子難爲的連飯都吃不下了。」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孩子說不聽，大人也跟我鬧，不惟不勸說，反在後頭幫腔。你說咱當老人的，就能瞪着眼睛看着自己孩子往死人堆裏跑麼？真真的，這個東西快把我氣死了。這種事情，攔在身上，我想逃都逃不了。」停了一停，又轉過話頭慢慢說：「桂元，我把他養活成人了……。」說到這裏有些傷心，眼裏有了淚。

桂元舅舅看見桂元爹被折磨的臉上又瘦又黃，頭髮長下多長，跟得了一場病剛起來的一樣，心裏有點氣桂元。說道：「妹夫，這吧，你也不用過於傷心，這個東西回來我好好教訓教訓他，看看怎麼樣。」問桂元娘：「桂元那啦？」桂元娘說：「看在家裏待一會麼？誰知道人家……不行啦，脫了韁啦！」

正說這話，桂元從外邊進來。桂元舅舅把桂元喊到跟前，第一句就說：「桂元，你爹把你養大啦！你翅膀硬啦能飛啦，是不是？」桂元平心靜氣，上前問道：「舅舅剛到麼？」他舅舅不回答他，狼腔虎調，連說帶罵，把他教訓一頓，說他是忤逆不孝，忘了本。教訓的時候，桂

元沒說話，只是低着頭，靜靜聽着，用拳頭擦眼睛。

只有桂元自己知道自己心裏的難過。他原來是弟兄兩個，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地主張萬福家的車驚了，在街上把桂元娘壓傷，躺在床上不能起，眼看人就不得了，家裏窮，搬不起先生。後來他爹東跑西顛，東轉面子，西託人，才好不容易借了張萬福十五塊錢，月利是三分，病治好了，錢可歸不上了，沒多久就滾成了三四十塊。有一年正逢荒年，到處餓死人。張萬福怕桂元家餓死了得不到錢，逼住非要不行。桂元爹甩着兩手沒辦法，一天黑夜想了想，上了吊，幸虧家裏人發覺的早，沒吊死。桂元娘把桂元爹從樑上放下，抱住哭了個半天。桂元弟弟把嗓子也都哭啞。張萬福知道了這事，說上城告他，逼的桂元老人再沒辦法，商量了商量，把桂元弟弟賣給了耍把戲的。耍把戲的交了錢要領人，桂元不讓弟弟走，說弟弟小，把弟弟留下，把他賣了，他跟人家走。耍把戲的嫌他大，不要，硬把他弟弟領走了。桂元跟出去了三十多里路也沒把弟弟留下，就這樣叫人家活活把弟弟帶走了，桂元哭了好幾天。弟弟一走，就再沒有音信，不知流落到何方去了。

賣了人，把債歸上。後來，桂元長的稍大了一點，又給張萬福停活（作長工），一停停了好多年。這時候桂元分外孝順，一年掙人家幾個糧食，不捨吃，不捨用，全拿到家裏。他知道家裏只落這兩口親人，應該好好孝順。如今共產黨來領導翻身，桂元哪裏有不幹的理？爲他

在村裏鬧鬥爭，他爹又成天跟他鬧氣，把身子熬煎的不成樣子。看着他爹，不由的他心不痛。真是弄得他進退兩難：鬧吧，看他爹成了這樣子，覺着眼前對不住老人；不鬧吧，覺着對不住弟弟，也對不住老人，對不住現在的生活。聽着舅舅把自己罵的這麼痛，覺着老人們實在不知道他心裏的難處，更不知道他如何正爲着老人着想。因此聽着聽着眼淚在眼裏三滾兩滾撲簌簌落下來。對舅舅說：『舅舅！不是我不孝順，也不是不聽我爹說……。』他舅舅把眼一瞪說：『不是不聽是什麼？你說！』桂元爹把頭靠在牆上，閉着眼，鎖住眉頭不說話。

這時候，門上有一個閨女的聲音小聲喊：『桂元！不在家？桂元！沒回來？』桂元聽了直起脖子楞了楞，想跑出去。桂元爹大聲回答：『不在家！』

桂元娘喊：『小花！進來！』小花進來了。原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姑娘。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挺不自然，微微笑着，臉上酒窩亂哆嗦。桂元舅舅看見進來的這個閨女長的細眉大眼，看人滴溜溜溜轉，俊的不了。問道：『誰家的？』桂元娘說：『這不是咱桂元……。』話到這裏，小花趕緊用大聲遮住對桂元說：『叫我來叫你啦，廟裏很吃緊。』桂元說：『舅舅你坐着。』不管三七二十一，起來和小花走了。

他爹在屋裏氣得把煙袋磕得啪啪響，好像木匠在屋裏釘箱子。

桂元和小花走後，桂元娘乘機說起小花。她說：『孩子就親事，本該給你說一句，那時候，一來家裏忙的抽不出手，二來也沒順人，就把事攔住了。剛才那個閨女就是咱桂元的愛人。哎！你看看，如今這些孩子們也不能說啦，一沒過門，二沒上頭，比娶過的還親熱哩。這麼也好，過後娶了，倒省了老人操心不是？』桂元舅興奮起來，笑着說：『可不！看孩子倒還踏實哩。』老一輩子的女人話長，桂元娘也不看時機，嘮嘮叨叨說起桂元和小花過去的關係。她說：『要不，咱桂元說媳婦也不能說這麼早。桂元和小花從小就在一起耍土，一塊玩，拔菜拾柴遲早都是相跟着，兩個人好的就像親姊妹。因為這，小花老人給小花說不了婆家，誰來提說，小花就罵誰，鬧得媒人不敢進門。她家老人對她也沒辦法。如今長到十七八也說不出去。孩子們長大了，事先也沒和老人商量，她和桂元這兩個小東西在背後一商量就託了張嬸把話提出來了。張嬸來一提，咱還有不情願的？孩子又不愁又不傻，從小在眼前長起來的，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滿口應承住了。張嬸到那頭一提，哈！她爹惱了。她爹那個人挺古怪，難說話，嫌咱窮，口咬的老緊。後來小花鬧的不行，還是她娘抱攔住，當了家，說了個活口的話。一來她娘知道我沒閨女，愛閨女，孩子給了咱她放心，圖這頭有兩個好老人；二來他們

也知道小花的秉性不好纏，知道她的心事在咱桂元身上；三來咱桂元也不比誰家的孩子賴，又是一個村裏，這門親事就這麼成了。這閨女一天上咱家來，多少不背諱。當老人的還嫌他們……』

桂元舅舅看她話沒有完，長長唉了一聲說：『也罷！了了這一頭，咱當老人的也算罷啦！』

桂元娘在說話的時候，桂元爹聽的頭上直冒火，也不好當面說，咬住牙說：『快快快！去做飯去。』桂元娘出來了。

桂元爹皺住眉頭說：『哥，你瞧這些東西怎麼辦？愁人不愁人？』桂元舅舅是個愛佔便宜的，見外甥沒花禮錢說了媳婦，很是高興，馬上改變了態度說：『慢慢來吧！』『桂元這個東西我看是不能要了。』桂元舅說：『妹夫，這吧！如今的世道也由不得人，咱當老人的總要操心放寬，想開。孩子我勸他，我也不走了，在這裏住上個幾天，也給你解解悶，看得使不得。』桂元爹自然是求之不得，說：『好吧！你能把那個東西說過來，我在院裏燒磨桿粗的香！』

桂元跟小花從家裏出來，說說話話來到廟上，人們已經把張萬福捆了起來。原來在這村

工作的王同志和農會主席到區上去開會，村裏的事都託給桂元。這一天開會鬥爭地主張萬福。張萬福這個人是個挺厲害的人，個子不高，很胖，吃的脖子跟頭一樣粗，一對眉毛又黑又惡，過去誰見他誰害怕。這會子，羣衆把他弄到廟上跟他說理，他看見王同志和農會主席跟幾個吃勁的人都不在場，三說兩說，便罵將起來。有幾個年青的，一生氣，就把他捆住了。桂元問：『會還沒有正經開，捆他幹什麼？』五牛是個青年，也是積極分子，氣呼呼地說：『有幾個人問他過去當社首爲什麼打人，爲什麼把人逼的跳井上吊，他張口大罵咱們窮急啦要搶人，你說不捆他，等什麼？』桂元看了張萬福一眼說：『你還厲害什麼？』一看廟裏稀稀拉拉人不多，問人都哪裏去了，五牛着急的說：『傢伙們，見一捆人，都走了，喊都喊不住。』

桂元走到街上，費了好大勁，把人召集來。這地方剛解放不久，在會上說話訴苦的人不多，大半人們有顧慮，都是有苦不敢說。會開的很不好。桂元很着急。這地方離閩錫山統治的地方很近，怕張萬福逃跑到敵區去。

幾個人在大會上提議，先把他扣起來，攔一天再解決，羣衆通過了。當天晚上把張萬福扣在廟上。

桂元知道張萬福的手段高，鬼氣大，別人看守，他不放心，晚上他親自跟五牛幾個積極分子看守。守到半夜，桂元娘來叫桂元回去，桂元不想回去，他娘說：『你舅舅有話給你說，你

爹非叫你回去不行。』桂元推辭不得，對五牛幾個人囑託了幾句回去了。

年青人瞌睡多，桂元走了不一會，看守的人睡着了。這時候，張萬福聽聽都睡的很死，悄悄邁出廟門，大撒脚，連夜跑掉了。

張萬福跑了不幾天，村裏一到黑夜就不乾淨了：村裏的狗老是半夜半夜的咬，半夜三更經常有人在村裏放槍。桂元爹把桂元叫到跟前說：『桂元，你害怕不怕？你爹把你養活這麼大，可是不容易呀！你爹天天爲你耽心，把心操爛，你不知道？』桂元說：『我知道！爹，你放心好了！我的事，你不用多操心，到哪裏算那裏吧！我不忍心看見你心裏有難過，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一股勁向瘦裏瘦！你把我忘了，把我當成外人，心裏也許會鬆快些。』他爹嘆口氣。桂元舅舅對桂元說：『桂元！桂元！我說你年青你不信，你看你說的像話不像話？怨不得好說不抵事，歹說不抵事，原來你已經把自己看成外人了！這還不好？今年你已是二十三的人了，長成小伙子了，是不是？你黑夜躺在被窩裏，把手摸住心口，瞑住眼，問一問自己，行的事對得住老人對不住？』村裏的事，桂元要考慮的還太多，知道和他們也說不出個黑白，而且多說又要引起他們不痛快，沉思的仰着頭，不作聲。

村裏黑夜的恐怖一天比一天緊起來……。

村裏黑夜一天比一天緊起來，老百姓都怕的了不得。一致要求成立武委會，組織民兵。

結果，買了十幾枝槍，成立了武委會，把桂元選成了武委會主任。桂元當了村幹部，工作就更加積極，每天忙上加忙，連飯都不能好好吃。氣得他爹的肚痛病，一天比一天厲害。村裏有些老年人，在背後越罵桂元不孝順。在街上碰上他再不打招呼，把頭一扭就過去。每當桂元從街上過，好些人在背後指着他的背說他，再也沒有了從前那種親熱。桂元很平靜，並不爲然。王同志知道他的處境困難，問他：『桂元！撐得住麼？』桂元說：『撐得住咧！王同志！撐得住的。』王同志說：『是要這樣，桂元，你的責任是很大的，應該挺住啊！』桂元說：『村裏事我不能不幹，我爹又爲這氣的躺在床上，這是我的困難。』

王同志說：『桂元，你工作積極是好的，這說明你的覺悟高，這是你比別人強的地方，應該發揚。你爹不叫你工作，氣病了，這是你爹沒有想開，要多給他開開腦筋。』桂元冷靜的搖頭說：『不頂事！』王同志心裏很感動，又說：『桂元！擺在咱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暫時服從你爹，就只得不得工作，一條是爲了咱窮人翻身，把世道改變，實際上最後也是爲了你爹，就要好好工作，就不能叫落後的父親拖住了後腿。這兩條路你只能走一條。再說，咱窮人翻身

是咱窮人的事，咱自己不起來幹，人家誰會給咱幹。你對我說過你爹叫人家逼得上過吊，最後把你弟弟賣了，你還哭着拉着弟弟的手跟出去了三十多里路。這些傷心事，誰爲咱掉過一點眼淚來？你說對不對？」桂元說：『當然咯！』王同志又說：『老人想不開可以多安慰安慰他，說些開心話，叫他把眼光放遠點，萬不要因爲這影響了自己工作，應該走第二條路。一定要這樣。』桂元聽了王同志的話，覺着很是貼心，王同志真是自己人啊。從心裏覺着王同志親。說道：『是這樣，王同志，我回去多給老人說好的吧。』

桂元的未婚妻——小花，看見桂元臉上勞累得有些瘦，心痛的要命。對桂元說：『你不能把心放寬些？』桂元說：『老人太糊塗，躺在床上，一天一天不得好，咱當孩子的，怎麼能忍心？』小花說：『不忍心你想怎麼辦？』桂元說：『我心裏難過，村裏的事我不能不幹呀！』小花說：『要不然，咱兩個還不勝趕緊什麼了，我專門在跟前伺候他老人家。』桂元說：『你看我能顧得上顧不上？』小花和桂元靠的緊緊的，把臉仰在桂元的脖子下邊，小聲說：『你不知道！我瞧見你這樣，心裏，心裏難過！』桂元說：『不要難過！不要難過！你一難過，又給我心上加上了什麼。』小花把臉緊緊埋在桂元胸膛上，像哭一樣慢慢說：『啥時候咱兩個人才能不難過了呀……』桂元，直瞪着兩隻大眼，心都要跳出胸膛來了。兩個人談了好久，決定照着王同志的話，先回家去安慰父親。